

集部

文選卷十六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志下

閒居賦并序　善曰閒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閒靜居坐之意也潘安仁者晉武帝時人

潘安仁　翰曰禮記有閒居篇岳取以為賦名言將不涉世事自取閒逸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善作書）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五臣作曾）不慨然廢書而歎（善曰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子司馬安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黯於減切慨許既切　銑曰良史則班固也慨然歎息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善曰西京賦曰小必有之大亦宜然　向曰宜然宜有之也）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廣雅曰軌迹也老子曰善行無轍跡又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曰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

與天通也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效致也　向曰軌迹也非至聖及微妙之人必效當時之用也

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

善曰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翰曰資用也修令詞立誠節以為常業

僕少竊鄉曲之譽

善曰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　濟曰譽美稱也言竊岳謙詞也

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五臣作尉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

善曰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　良曰賈充為司空轉太尉甍謚曰武公岳弱冠太尉譽秀才也

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

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崩號上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懷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　向曰逮及也

尚書郎廷尉平音病　善曰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　翰曰岳既宰二邑補尚書郎廷尉平為公事免也

今天子諒闇之際善曰尚書曰亮陰三祀陰默也信默三年不言天子惠帝也　濟曰晉武帝崩惠皇居喪故曰今天子諒闇也

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為太傅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　良注同

俄而復官除長安令善曰何休公羊傳註曰俄者須臾之間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良同善注

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五臣作于**知命之年**善曰禮記曰二

十日弱冠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向曰召拜謂謝而上也免解也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善曰一進階謂從懷令為尚郎也再免謂仕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及遷博士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揚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廣雅曰效驗也　濟曰岳以司馬安為巧自以為拙效力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曰善作也固謂拙於用多善曰論衡曰博覽古今者為通臧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良曰長輿曾為岳論此也謂岳拙於用多者言岳長於用少短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善曰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氏傳叔向曰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 濟曰岳言稱用多
誠不敢當言拙則嬌詭有驗也
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 善曰尚書曰俊乂在官又曰百工惟時
向曰方當乂理工官時是也言皆在於是
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 善曰漢書
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
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傳荀罃曰余羸老也 翰
曰岳自為拙者將絕意榮祿
焉 濟曰太夫人謂岳母
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 所交 善曰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
父母日嚴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
難左氏傳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善禮叔齊曰而屑屑
焉習儀以亟方言曰屑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筲之
人何足筭也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
斗筲之役乎 良曰尚猶復也屑屑猶驅驅也筲竹器

容斗二升言我復何能違所親膝下顏色致養而反驅驅從斗筲之祿自為役乎言不能也**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非己所務也庶近也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　銑同善注**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善曰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藝種樹可衣食物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閒而心意自得家語曰原憲衣弊衣衎然有自得之志說文曰稅租也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　向曰舂稅謂舂粟為米稅其利以代耕也**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曰終為人灌園字書曰粥賣也粥與鬻同音義也說文曰膳具食也　向曰鬻賣蔬菜膳食也**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善曰鄭玄

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酤賣也古護切釋名曰酪乳汁所作也漢書曰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歷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故改為臘臘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其先祖　翰曰伏臘謂夏有伏冬有臘費用也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

善曰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　濟曰既為此事而孝父母友兄弟是亦我之為政於家何必在於國也拙者岳復謙也

乃作閒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

善曰韓詩序曰勞者歌事聲類曰遂從意也　向曰岳以閒居為遂情故歌詠其事

其辭曰傲墳素之長

圃步先哲之高衢善曰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也上林賦曰翱翔乎書圃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　銑曰三墳之書素王之法以為長圃嘯傲於中矣哲智衢道也將步遊先古聖帝之道以為業也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甯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善曰尚書曰顏厚有忸怩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內愧於心管子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　向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言我見先哲之迹雖以厚顏懷甯蘧之事益復內愧　翰曰艱難也天下有道吾不能進仕無道吾不能佯愚是巧智之不足拙艱之有餘也此岳疾時而自責於是退而閒居于洛

之溪身齊逸民五臣作人名綴下士善曰楊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蔡邕祓禊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毛萇詩傳曰涘猶涯也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禮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良曰逸人散逸之人下士卿士之下者岳將退居故云齊逸人岳嘗從官故云綴下士也濟曰涘岸也陪京泝伊面郊後市善曰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泝向也楊佺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前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市洛陽縣也　銑曰郭外曰郊浮梁黝於糾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五臣作跱善曰河南郡縣山境界簿曰城南三里洛水浮橋方言曰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曰即今浮橋也黝長貌楚辭曰不能陵波以徑度陸機

洛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傑特立也思玄賦曰松喬高跱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峙立也　向曰徑直也靈臺臺名天子占候之所傑猶壯拔也岳家近此

窺天文之祕奧究揔人事之終始善曰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闚天文謝承後漢書曰姚俊九明圖緯祕奧宇書曰祕密也廣雅曰奧藏也禮含文嘉曰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　濟曰窺觀也祕奧精其微也觀其運行遲速干犯得其精微人事興亡盡以知之

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善曰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車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之名也　翰曰岳宅西也元戎大兵也禁營掌禁兵也徽旌旗名玄綠皆色也

谿五臣作溪子巨黍異絭卷同機善曰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異絭同機言弩絭雖異而同一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絭共一臂然絭弩弓也李竒曰絭弓也字林曰絭音卷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為異卷同歸誤良曰絭發箭處也礮五臣作礮石雷駭激矢𧎾音礮普皃反飛善曰礮石今之抛石也皆匹孝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逺法言曰羿激矢𧎾蟲兵法飛石重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䖟箭以攻赤眉廣雅曰䖟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鐮謂之羊頭三鐮長六尺謂之飛䖟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鐮稜也銑曰礮石以石激物也其物如雷之駭箭去如𧎾蟲之飛以先啓行曜我皇威善曰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都賦曰耀皇威而講武事向曰此在陣之先以曜我天子兵威其

東則有五臣無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善曰陸機洛陽記曰辟廱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輔黄圖曰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廱其實一也毛詩曰於穆清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敞閑也　翰曰岳宅東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辟雍養國老之所清穆閑敞言清美髙大也環林縈映圓海迴淵善曰三輔黄圖曰明堂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濟曰環林圓海明堂辟雍水木周統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善曰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祖而追孝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考　良曰文考晉文帝之祖也言述追文考之道尊嚴其父武帝故以文王配於上天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善曰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所

以崇年也韓詩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弟也 銑曰祇亦敬也聖敬言聖人之道也祭先祖所以明順敬 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 去聲 善曰七發曰於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楚辭曰青春受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隨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施猶布也 向曰言春時陰氣退陽氣升也 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 善曰左氏傳曰宰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預曰有祭事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曰禘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向曰郊祀也展其禮義之

事

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蔡邕獨斷曰大法駕備千乘萬騎 翰曰鈞天廣樂天樂也千乘萬騎言多也

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子流而並吹去聲 善曰左氏傳卜偃曰童謠云袀服振振音真服虔曰袀服黑服也杜預曰振振盛貌也說文曰袀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竹曰管王逸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 濟曰振振絜貌啾啾吹聲玄黑也

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善曰蒼頡篇曰煌煌光明也上林賦曰煌煌扈扈隱隱盛也又曰沈沈隱隱春秋考異郵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龔遂曰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覩夫巨麗良曰煌煌隱隱皆盛貌巨大也

兩學齊列雙宇如

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 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廱東北五里大學在國學東二百步魯靈光殿賦曰萬户如一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大學招賢良進尚書曰夔教胄子李光明堂銘曰夏進賢良 銑曰雙字如一言整齊也良逸則賢也

祁祁生徒濟濟儒術 善曰安革猛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濟濟多士班固公孫弘贊曰蕭望之以儒術進 向曰祁祁濟濟禮義得中貌生徒儒術則胄子賢良

或升之堂或入之室 善曰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餘人 翰注同

教無常師道在則是 善曰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尊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道在則是 濟曰道在者則以為師故無常

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 善曰言棄紱藏璽咸來學也毛

詩曰髦士攸宜爾雅曰髦俊也漢書曰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西京賦曰懷璽藏紱　銑曰髦俊卿士投棄綬紱名譽之王懷藏璽紱而來學也

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善曰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向曰襄此教訓如風靡草

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

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有人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衒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傍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翰曰此言近仁里與近學之美也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

善曰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魚相造于水者穿池而養給　濟曰於此定居

長楊映沼芳枳樹

丈　甫

籬善曰馮衍顯志賦曰揵六枳而為籬 良曰楊柳樹也沼亦池也枳果樹也以為藩籬遊鱗瀺仕咸灂仕角菡萏敷披善曰瀺灂出沒貌高唐賦曰巨石溺之瀺灂毛萇詩傳曰菡萏荷華 銑曰敷披開也竹木蓊烏孔藹於害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柹助理反 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烏椑木大谷梨未詳也椑方彌切 良曰蓊藹參差欝茂貌洛陽有張公居大谷有夏梨海內唯此一樹梁國侯有烏椑柹故代傳之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周文朱仲未詳蒼頡篇曰殖種也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 翰

曰靡無植種也周文王時有弱枝棗樹味甚美房陵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若此果木無不種之也三桃偍桃櫻桃胡桃也二柰則丹白二色也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弋戰乎其側梅杏五臣作李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五臣作藻麗之飾善曰石榴即若榴也蒲桃似燕薁磊落實貌蔓衍長也博物志曰張騫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郁今之郁李棣山櫻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薁山李也郁與薁音義同郭璞上林賦注曰棣實似櫻桃濟曰石榴蒲桃梅李郁棣皆果木名言珍美之也磊落蔓衍衆多貌繁榮藻麗果花光色可以飾林園也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善曰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良曰照爛光明也菜則蔥韭蒜筭芋遇句青筍昔尹紫薑堇謹薺甘旨蓼了荾綏

芬芳善曰毛詩曰堇荼如飴毛萇曰堇菜也居隱切韻畧曰荾香菜也相推切銑曰皆菜名味甘而氣香也蘘而羊荷依陰時藿向陽善曰崔豹古今注曰蘘荷宜陰翳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葉也曹子建求親表曰葵藿之傾太陽向曰藿荷菜生於陰也藿菜側葉而向陽也緑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善曰楚辭曰竊獨悲此凜秋字書曰凜寒也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老子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廣雅曰熙熾也周易曰暑往則寒來　翰曰當秋節也　濟曰重言春秋暑退寒往之時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樂以勞宣嘗膳載加舊痾有痊七全反善曰禮記

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扶版輿車名傳暢晉諸公贊曰傳祗以足疾版輿上殿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為之以皮為攀擱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杜預左氏傳注曰宣散也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　良曰板輿以板為輿輕軒輕車王畿近都城之地言岳毋乘車覽矚郊野遊行家園以和其體以宣其藥是時稍加膳食舊疾有瘳岳所以為樂也

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結猶屈也言屈軌不行司馬相如難蜀父老**陸摘**曰結軌還轅　濟曰孫子子孫也結軌並迹也

紫房水挂赬鯉善曰馬融高第頌曰黃果楊芳紫房潰漏張載安石榴賦曰紫房獨熟毛萇詩傳曰赬赤也　向曰紫房謂果木房實有紫色赬鯉鯉魚赤也

或宴于林或禊胡計**于氾**

音似　善曰史記曰武帝禊霸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自洗濯拂除宿疾垢也風俗通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祓除故事取於清絜爾雅曰窮瀆曰氾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又水決復入曰氾　翰曰禊祓除垢疾也氾水岸也

昆弟斑白兒童稚齒　善曰禮記曰斑白不提挈爾雅曰幼稚也方言曰雅小也　濟曰髮班白者老也稚幼齒小也

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　善曰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良曰萬壽萬歲也獻觴酒也見親衰老而懼見親壽考而喜

壽觴舉慈顏和　善曰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　向曰慈顏謂母之顏色也

浮杯樂飲絲竹駢羅　善曰說苑曰公承不仁舉大白浮君廣雅曰浮罰也漢書曰陳平厚具樂

飲太尉 風俗通曰絲曰絃竹曰管西京賦曰夾蓬萊頓
而駢羅 向曰浮杯流杯也絲竹絃管也駢並羅列也
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
低卬頓足起舞傅武仲舞賦曰抗音高歌為樂方佗謂
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
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佗 翰
曰抗舉孰誰也佗他事也
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
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 善曰論語孔子曰
君子求諸己曾子
曰且就業夕而自省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論語考比讖賜問曰格言成法亦可以次
序也 濟曰省察也用薄
幾陋身之不保尚 五臣作而 奚擬
才劣岳謙詞也格至也
於明哲 善曰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
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良曰陋身

岳自謂也言身幾將不保何敢比於明哲明哲謂周仕也言遭揚駿之事殆不全也仰衆妙而絶思終優遊以養拙善曰老子曰𤣥之又𤣥衆妙之門毛詩曰優哉遊哉亦是戾矣鄭𤣥曰戾止也優游自安止言思不出其位銑曰衆妙則老子云衆妙之門也絶思者盡心於此以養其拙岳復譙詞也

哀傷

長門賦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别在長門宫愁悶悲思

善曰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咒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善無黃字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善曰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邛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滌器於市中　向曰工善也事不宜斥言與相如金故託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善曰鄭玄儀禮注曰于為也　翰曰欲因此辭解悲愁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善有親字幸善曰說文曰悟覺也　濟曰陳皇后復得親幸案諸史傳並無此文恐叙事之誤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善曰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閒佳人兮召予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郭璞曰謂測度也　良曰逍遙行貌自度量已事魂踰佚逸而不返兮五臣無兮字形枯槁考而獨居善曰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蒼頡篇曰佚揚也楚辭曰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切　銑曰言憂思顦顇之甚也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善曰我武帝也言帝皆許朝往暮來幸臨於己兮以飲食惟樂而忘於人人后自謂也　向曰樂其飲食與寵衛子夫而忘人心慊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善曰移字或從火非也爾雅曰省察也慊理兼切　翰曰慊絕也言君心絕移不省察我故舊新交得意者而

與相親也

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苦角之歡善作懽心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鄭玄禮記注曰慤愿也空角切濟曰伊惟也慢愚后自謙也望帝之來故常懷貞慤以自歡也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善曰願君問己因而自進也尚猶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良曰願得聞君自己之音而重之因復自進也言玉者貴之也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善曰言奉君虛言望為誠實離宮即長門宮也在於城南也銑曰言奉君虛言期幸長門我望此以為誠信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五臣無曾字不肯兮善作乎幸臨善曰具肴饌也史記曰臨親也向曰薄具清潔之饌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善曰楚辭曰悲愁窮慼兮獨處禮記曰祥而廓然鄭玄曰憂悼在心

之貌　翰曰廓然潛處專一其精神也

登蘭臺而遥望兮神怳怳兄往而外淫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怳怳失意也韓子曰神不淫放則身全廣雅曰淫游也蘭臺臺名　濟曰登以望君怳怳思君也

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善曰毛萇詩傳曰鬱積也楚辭曰日窈冥兮羌晝晦說文曰窈深遠也毛詩曰殷其雷殷音隱　良曰聞此謂君之來也窈窈暗也隱隱聲也

飄風迴而赴善作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昌廉反　善曰楚辭曰裳襜襜以含風王逸曰襜襜搖貌　銑曰赴至也襜襜動貌

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善曰酷烈誾誾香氣盛也誾誾魚斤切　向曰相紛相盤也

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

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尼心心憑噎依而不舒兮

邪氣壯而攻中善曰說文曰存恤問也憑噎氣滿貌管子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翰曰存揗並也萃聚脅歛也憑噎懷歎邪氣恨氣也言鳥獸飛翔吟嘯與偶相集故心懷歎不得舒洩憂恨之氣壯盛攻於中情也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善曰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尚書曰從容以和正殿塊以造操天兮鬱並起而穹丘弓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方言注曰鬱壯大也穹崇高貌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閒頂也謂下臺少頃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向曰正殿前殿也塊大也徙倚立也廂廊也靡靡室宇美好也擠濟玉戶以撼胡感金鋪平兮聲噌

測耕吰胡耕而似鍾音善曰字書擠排也說文曰撼搖也金鋪以金為鋪首也噌吰聲也噌音曾吰音宏濟曰擠排撼搖也金鋪扉上有金花花中作鈕鐶以貫鎖故撼搖有聲似鍾音也刻木蘭以為榱衰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峯茸如恭之游樹兮離樓梧五故而相撐丑耕善曰丰茸衆飾貌游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之貌漢書音義曰欑曰邪柱為梧字林曰撐柱也真庚切良曰木蘭文杏木名榱椽也游樹邪柱也丰茸衆柱貌離樓攢衆木貌梧逆也撐倚也施瑰木之欂賓碧櫨盧兮委參差以槺康梁善曰言以瑰奇之木以為欂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說文曰欂櫨柱上枅也方言曰㝩虛也㝩與槺同音康銑曰瑰大槺虛也欂櫨斗拱之屬參差以承虛梁之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

善曰楚辭曰時仿佛而遥見說文曰髣髴見不諟也尚書曰導河積石將七羊反　向曰積石山名也髣髴象類此

五色炫縣以相曜兮煥爛煜而成光善作爛耀耀以成光緻五臣作致

錯石之瓴零甓蒲覓兮象瑇瑁之文章善曰埤蒼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也賈逵國語注曰曜明也鄭玄禮記注曰緻密也錯石雜衆石也言累衆石令之密緻以為瓴甓采色間雜象瑇瑁之文章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甋甎也　翰曰錯石衆石也瓴甓甎也言累甎石似瑇瑁之文

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善曰尚書曰荆州厥篚玄纁璣組孔安國曰組綬類也周禮曰幕人掌帷綬之事鄭司農注曰組綬所以繫帷也　濟曰組綬楚人善為之故用以連繫帷幔也

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嗷叫以哀

號兮孤雌跱於枯楊善曰爾雅曰楄謂之梁三輔黄圖曰未央東有曲臺殿央央廣貌廣雅曰噭鳴也銑曰白鶴孤雌哀鳴跱立於枯楊無滋潤之樹自喻獨悲於深宫日黄昏而望絶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善曰楚辭曰姱容修態亘洞房向曰黄昏不來望君之心絶矣月在空如懸也徂盡洞深也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善曰宋玉諷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畧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翰曰援持也調謂變常調以奏愁思之曲不可長者言愁思常難堪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善曰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良曰案徵絃而却轉聲抑而復揚也幼妙細聲故曰抑也貫歷覽

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昂　善曰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歴覽之至其中操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不自激卬如淳注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卬五郎切　濟曰貫猶次第也操曲也慷慨歎息自卬自激厲也言次第歴其聲至於中曲歎息自激厲也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善曰流離涕垂之貌舒息悒而增欷虛義兮蹝所綺履起而彷步郎徨音黃　善曰息歎息也悒於悒也楚辭曰憯悽增欷蒼頡篇曰欷泣餘聲也蹝履足指挂履也蹝與躧音義同　銑曰舒息長舒氣也欷歔哀也蹝躡也彷徨猶徘徊也揄五臣作投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善曰說文曰揄引也爾雅曰諐過也　良曰袂袖翳蔽也自數己之過咎無面目之可顯

兮遂頹思而就牀善曰廣雅曰頹懷也言懷其思慮而就牀良曰懷其思慮就牀而寢摶徒丸芬若以為枕兮席荃銓蘭而茝昌待香善曰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為枕席與君來而幸臨也摶著也段丸切濟曰摶持也芬若荃蘭茝皆香草持以為枕席以喻修絜其行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傍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善曰琴操聶政之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想思見之也迋迋恐懼之貌狂往切莊子曰君惝然若有亡銑曰惕驚也迋迋驚貌覺而不見於君若有所失也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善曰楚辭曰目眇眇兮愁予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昴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向曰子陳后自

稱也畢昴之星晨見東方正秋時也望中庭之藹藹於害兮若季秋之降霜善曰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　翰曰藹藹月色如季秋之霜也夜曼曼五臣作漫漫莫半切其若歲兮五臣無兮字懷鬱鬱其不可再更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又曰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鄭玄周禮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曰計倪曰會稽之饑不可再更　濟曰漫漫若歲言夜長也更易也言懷愁鬱鬱不可重易歡樂之時而為之也澹去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善曰說文曰澹搖也李奇曰澹猶動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曙王逸曰曙明也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治天下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明貌亭亭遠貌　良曰曙曉也亭亭漸明也澹然佇立待曉荒然漸及明也

妾人竊自悲五臣有傷字兮究年歲而不敢忘善曰管子婦對桓公曰妾人聞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忘君也銑曰妾人陳后自謂也究盡也雖盡年歲終不忘君也

思舊賦并序

向子期善曰臧榮緒晉書云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康既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見反自後作思舊賦後為黃門郎卒向注同思舊者思其故舊也

余五臣有少字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靈之徒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鄃陽上梁孝王書曰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早也翰曰不羈言不可羈束也然嵇志五臣作意遠而踈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安妻甚美兄巽報之巽内慙誣安不孝啓太祖徙安遠郡即路與康書太祖見而惡之收安付廷尉與康俱死見法謂被法也說文曰法刑也翰曰康意高遠於人事踈畧安心曠大於俗表放逸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善曰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干寶晉紀云廣陵散於今絕矣濟曰綜集也就命就戮也余五臣無余字逝將西邁經其舊廬善曰言昔逝將西邁今返經其舊廬毛詩曰逝將去汝良曰逝往

也西適者謂秀西行之京也言往日西行今還而過其舊居舊居即山陽竹林也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善曰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氾　良曰虞淵日入處也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五臣作想曩昔遊宴五臣作讌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善曰論語曰將命者出戶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曰將奉也徂行也毛詩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　銑曰秀為郡計掾吏故云將命北言北歸也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善曰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善曰西都賦曰原野

蕭條孟子曰孔子自衛反魯息焉乎河梁毛詩曰俟我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善曰二子謂呂安嵇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 向注同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善曰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墟見麥秀之蔪蔪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也 翰曰謂過舊居故引此詩惟古昔以懷人善作今兮心徘徊以躊儔躇音除 善曰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念也韓詩曰搔首踟蹰 濟曰徘徊心不安躊躇行不進也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五臣作遊其焉如善曰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榱桷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如往也 良曰謂嵇呂二子之形神也焉何如之也昔李斯之受罪五臣作戮兮歎黃犬而長

吟善曰史記曰李斯出獄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　銑曰吟歎聲也

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五臣作命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善曰運遇五行運轉遇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　翰曰會合也言康之刑是運遇會合當終之秋索琴而彈是寄命於分寸之陰

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耳此向生思舊之深故再言也

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善曰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淨厭瘱長門賦曰聲幼眇而復揚佇駕言駕將邁遂佇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弔夷齊文曰援翰錄弔以舒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良曰尋續邁行援持也寫心寫思舊之心也

歎逝賦并序

陸士衡 善同濟注

字士衡吳人也年二十閉門勤學流譽 濟曰臧榮緒晉書云陸機京邑聲溢四表為吳牙門將軍吳平楊駿辟機為太子洗馬為司空張華所重後為江都王穎司馬遂為穎所害逝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易往傷歎是事因而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逵國語注曰僅猶言纔能也 銑曰皆長老之所談者也凋落死亡也 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暱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

內索然巳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爾雅曰昵近也孫林曰親之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賓索盡貌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向曰言哀之甚也懿美也乃善有為字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善曰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百化興焉鄭玄曰齊讀曰躋躋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翰曰伊惟也運流行也升上降下襲因也四時上下相代謝紛然無極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善曰警猶驚也濟曰日行于空虛如駿馬之馳四節謂日所迫曾不得少息常自警策而立其節矣此謂歲月之速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善曰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在經論中管子曰導血氣而求

長年良曰執守也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於遠晚其五臣作而將及善曰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玄賦曰辰倏忽其不再楚辭曰白日晼晚其將入　良曰飄忽疾貌不再不可再來也晼晚日暮也比人年老也懟直遂瓊蘂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一入反善曰字林曰懟怨也西京賦曰屑瓊蘂以朝飡必性命之可度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毛詩傳曰挹斟也挹音揖斟音俱　銑曰瓊蘂朝霞皆仙者服之以取長年今我將老是瓊蘂無驗朝霞不可挹酌也望暘善作湯谷之善作企遺智予惜此景之屢戢善曰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出言交會相代也毛詩曰企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則可望見之企與跂同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戢藏也　向曰暘谷日所出也景亦日也戢藏也企予言我企立而望之歎惜

此日屢為藏沒使人代謝不居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閱揔也毛詩曰滔滔江漢濟曰滔滔水流貌揔眾水而成其川終日流去而後水相續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善曰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為世人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廣雅曰冉冉進也濟曰冉冉人老貌言揔眾人而成于世終日老謝而後人相繼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善曰言皆滅亡而不能故銑曰以新代故是以不能故也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善曰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良曰無朝遺露無一朝而不有露也經終

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物咸亨鄭玄禮記注曰素故也　向曰素舊也言人世互新雖及終古而常若此至於物類亦如舊日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五臣作不悟善曰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悟潘居朝菌賦曰朝菌者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　翰曰悟覺也日及木槿華也朝榮夕落漸至於盡不即覺也雖不寤善作悟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善曰廣雅曰惆痛也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　濟曰惆悵也安何也痛靈根之夙殞怨具爾之多喪平聲協韻　善曰靈根祖禰也具爾

兄弟也南都賦曰固靈根於夏葉　良曰靈根靈木之

根喻祖考也夙早殞沒也具爾謂兄弟也詩云戚戚兄

弟莫遠具爾悼堂構之隤五臣作頹瘁萃愍城闕之丘荒善曰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瘁猶毀也毛詩曰在城闕兮銑曰堂構祖考所搆之堂皆崩頹毀瘁城闕亦丘墟荒蕪此機情多傷吳亡矣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善作忘咨余命善作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善作芒芒善曰芒芒猶夢夢也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向曰懿美戚近咨嗟殆困茫茫不明也傷懷悽其多念感善作戚貌瘁而尠五臣作鮮歡善曰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古字通爾雅曰尠少也翰曰感憂瘁病鮮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善曰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良曰言我懷傷叩發自多端緒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居

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充滿於堂盈衍於宇皆殘滅也爾雅曰彌終也　銑曰言昔時賓族衆盛若此也充滿衍溢也　向曰詎幾無多也言思昔雖已終年時亦無多日也而親戚舊人無不殘滅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平聲協韻　善曰說文曰冥窈也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平聲協韻　善曰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柏悅蕙歎蓋以自喻　翰曰同類相感也冥邈久遠也僅纔也芝蕙香草也言親友既逝其情無聊苟性命之不善作弗殊豈同波而異瀾善曰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譬水同波而無異瀾也　濟曰性命波瀾既同賓族盡殁自思將復同此瞻前

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善曰此路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　良曰軌車也言觀前車之覆重涉其路固以難也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善曰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銑曰懼已將復化也毒娛情之善作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善曰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亡者既多而非一狀也　向曰毒病寡少也言觸目皆感多在顏面諒五臣作亮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善曰爾雅曰怡樂也　翰曰亮善怡悅也顏之憂猶感於目其神何往而獲其怡悅矣言不可得也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善曰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其響像魯靈光殿賦曰忽縹渺以響像　濟曰尋思親故音響形像見昔時器物而為增懷也步寒

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善曰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芑萬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節同時異　濟曰翹英也言節序雖同而時人各異也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音責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聲類曰迮迫也阻格切　良曰如行者塗路尚遠而日已暮以喻天長而人已老是以意迫迮也甚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善曰落落稀貌靡靡盡貌索協韻所格切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存寡也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銑曰靡靡少貌索盡要妙也舊十今得其一舊

十今得其百盖失其九分矣**樂隕**善作憒**心其如亡哀緣情而來宅**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憒猶遺也　向曰隕落亡失宅君也言樂易失而哀易居也**託末契於後生**善曰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余將老而為客**翰曰言後生見我老不與我交以客禮相待復增其憂耳末契下交也**然後彌節安懷妙思天造**善曰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胸中周易曰天造草昧　濟曰弭低也以為理不可强故低志節安懷抱妙思天之造物**精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善曰表外也大暮猶長夜也言覺斯理則晚死者何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襲挽歌曰大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　銑曰乃寤古今

為長夜天下同寢寐復何有早晚而矜怨於其間邪此機自解之詞**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攪**音狡 善曰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祇攪予心毛萇曰攪亂也 向曰除去也言彼日之去乃常事耳何足攪亂我情而使憂也**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善曰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衰木之秋華思豐草之零露是乃在殷憂而不去何云於識道乎毛詩曰零露團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萇曰違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殷法也 翰曰至如感病於秋華衰木零露茂草之節是不避深憂之人豈得云識道士也瘁病豐茂違避也**將順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善曰爾雅曰順養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濟曰洪大也言

將養生而遺榮也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善曰莊子曰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良曰言遊道德以解中心憂累下末之迹優遊自娛以終老也

懷舊賦并序善曰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五臣作昏姻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父芘琅邪內史潘岳楊肇碑曰肇字季初滎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芘音毗言岳有名譽為肇所知漢書曰宦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女適潘岳左

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向曰岳父居與東武伯楊肇耆同為官故曰友戴謚余自謂也申重也

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肇生潭字道元太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聲司馬　銑曰肇子亦與岳崇代親而相愛也謂子父各相友代代相親愛

不幸短命父子凋殞

善曰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　翰曰言肇與道元公嗣皆短命逝沒也

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

善曰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尋役謂之仕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　濟曰岳自遭父憂後徙官外郡

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嵩高在洛陽東南五十里　良曰楊肇塋葬嵩山岳望之而念舊也

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開陽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楚辭曰不能淩波以徑度銑曰邁行徑直啓開也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暠胡老以掩路善曰埤蒼曰暠白也向曰晨風朝風也轍含冰以滅軌水漸子兼軔刃以凝沍胡故反善曰顏延年纂要解曰車跡曰軌軌並輪謂之軔王逸楚辭注曰軔支輪木也廣雅曰漸漬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沍閉也翰曰車轍冰合而滅軌迹水入車輪凝凍也軌迹漸入軔輪沍凍也塗艱屯其難進日晼紆逆晚而將暮善曰周易曰屯難楚辭曰白日晼晚其將入翰曰艱屯險阻也晼晚日落貌仰睎歸雲俯鏡泉流善曰傅毅七激曰仰歸雲遡遊風西都賦曰鏡

清流　濟曰
㠊視鏡鑑也

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善曰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摠名嵩也小說曰昔傳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旁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旁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　良曰太室嵩丘皆中岳名今云前瞻旁眺似是他山恐傳寫之誤太室山名在南多以為此前瞻矣

東武託焉建塋啓疇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塋冢田也賈逵國語註一井為疇　銑曰即揚肇塋葬疇隴也

巖巖雙表列列行胡郎

楸音秋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堯設誹謗之木今之華表也以橫木交柱頭古人亦施之於墓爾雅曰櫝大而散楸郭璞曰老乃皮散皆為楸也　向曰表華表也巖巖高貌楸木名列列行貌

望彼楸矣感

于予思去聲善曰尚書曰予思日孜孜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
嗣墳纍纍以接隴善作壘壘而接隴栢森森以攢植直利反協韻善曰
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
壟丘也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栢梧桐以識其墳
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　翰曰戴侯即楊肇元即
道元嗣即公嗣也　良曰纍纍墳隴接連貌森森盛貌
植生也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善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
哭焉鄭玄曰宿草陳根　銑曰言相尋而逝舊草未及變異也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
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善曰毛詩曰總角丱兮孔安國尚書傳曰
承奉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史記豫讓曰智伯國士過我我故國士報之　向曰總角童子髻也岳是時見

楊肇肇以岳為國士故與昏姻也清塵猶清風皆美言也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善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論語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翰曰偕俱也逮及也二子謂道元與公嗣也恨不得與二子俱老相與為鄰而我得報國士之德今九載而來歸善作一來空館闃其無人善曰周易曰窺其戶闃其無人埤蒼曰闃靜也　濟曰館宅也闃空也陳荄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薪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宿草陳根也方言曰荄根也音階說文曰除殿階也　良曰除階道也圃園也薪樵也室宇無人故生草大也步庭廡以徘徊涕泫流而霑巾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禮記曰孔子泫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側身北望

涕霑巾泫胡犬切翰曰廡長屋也流泫淚下貌巾衣襟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善曰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向或夜觀星宿不寐達旦　銑曰宵夜也展轉反側也驟數也晨明也獨鬱結其誰語聊綴五臣作掇思於斯文善曰楚辭曰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　濟曰鬱結意不申貌言我將與誰語但掇採餘思於斯文矣

寡婦賦并序　善曰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有賦焉少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者善曰無者字有韜世之量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護字子咸奉車

都尉廣雅曰韜藏也言度之大苞藏一世也　向曰任子咸樂安郡人也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　良曰歡愛加過也不幸弱冠而終善曰論語孔子曰有顔回者不幸短命禮記曰二十曰弱冠　良曰注同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善無也字　善曰孫卿子曰夫人必將擇良友而友之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次子適任護毛詩曰邢侯之姨左氏傳曰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是吾姨也　翰曰妻之姊妹曰姨咸妻則岳妻之姊妹吾岳自稱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善曰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適謂往嫁也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所天　向曰言咸妻少喪其父母以之適咸

而感逝也又孤女藐邈焉始孩善曰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向曰藐孤貌孩嬰兒斯亦生民五臣作人之至艱而荼徒毒之極哀也善曰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翰曰艱難也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善曰魏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濟曰悼傷也余遂擬之以作善無作字叙其孤寡之心焉其

辭曰

嗟余生之不造兮哀天難去之匪忱市林反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

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　良曰余為咸妻稱也造成忱誠誠也言我生遭家不成而喪父是天降禍難雖有誠信不能攘却**少伶**零**傳**匹成切善作傳**而偏孤兮痛忉**刀**怛**丁達**以摧**五臣作切**心**善曰偏孤謂喪父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傳到他鄉伶力丁切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忉忉憂勞也又怛怛猶忉忉也　銑曰伶傳單子貌母在故云偏孤忉怛悲傷也如切割其心也**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六**莪**俄**之餘音**善曰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　向曰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皆孝子思養其親故覽詠是篇而有遺歎餘音也**情長慼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善曰長笛賦曰長慼慼不能閒居兮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

慕翰曰言思親之深也慼憂永長逾過也伊女子之有行去兮爰奉嬪於高族善曰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尚書曰嬪于虞孔安國曰奉行婦道於虞氏濟曰伊惟也女子謂咸妻稱也有行謂自修德行也高族謂咸族望高也奉嬪謂奉行婦道於咸家承慶雲之光覆兮五臣無兮荷君子之惠渥善曰慶雲喻父母也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菌是謂慶雲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詩傳曰渥厚也良曰女言承父母餘蔭光覆又荷咸恩惠之厚顧葛藟力水之蔓延去兮託微莖於樛居幽木善曰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之託夫家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纍猶蔓也樛居虬切纍力追切銑曰蔓延柔弱貌懼身輕而施去重

兮若履冰而臨谷善曰曹植鸚鵡賦曰恐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丁儀妻寡婦賦曰恐施厚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向曰施思也履冰臨谷戒慎墮陷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善曰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之訓如川之流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翰曰石碏云教子以義方言遵奉我家德義之方以為明訓古者后妃皆有女史我取以為法則典戒也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灑善作洒掃以彌載善曰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掃灑毛詩傳曰灑掃也又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萇詩傳曰洒灑同班婕好自傷賦曰供灑掃於帷幄永終死以為期爾雅曰彌終也　濟曰言供奉祭祀灑掃之禮效柔順之道以彌年載彼詩人之

攸歎兮徒五臣作從願言而心痗音妹善曰毛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毛萇曰痗病也音妹銑曰願言皆老而不遂使我心痛為下文張本何遭命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善曰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薄少離凶殃爾雅曰遘遇也天禍未悔言天降禍于已未有悔悔之心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于我向曰言自薄命天不悔禍而遘此凶變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榮華曄其始茂所將奄其俱泯楚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饜酒肉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孔安國曰捐棄也翰曰已容色始茂而良人忽然棄捐我而逝矣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求營獨而靡依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靜閑門以却埽塊孤惸以窮居濟曰

闔閉也塊獨居貌靡無也易錦茵以苫尸沾席兮代羅幬直留以素帷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朱闔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幬桓子新論曰吾謂楊子曰君數見乘輿錦綉茵席禮記曰父母之喪寢苫枕塊楚辭曰翦阿拂壁羅幬張爾雅曰幬謂之帳幬丈尤切　良曰茵褥也居喪者寢苫張素帷言居夫喪故以苫席易錦褥以素帷代羅幬幬帳也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箑所甲以舒悲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箑扇也　銑曰阿保傅母也就列就哭位之行列箑扇也巾箑感平生服翫者故覽之以舒洩悲哀之情也口嗚噎因結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善曰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妾行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迸以淋浪字書曰迸散走也波諍切　向曰嗚噎哭泣貌迸散也愁

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善曰誰告言告誰也丁儀妻寡婦賦曰含慘悴其何訴抱弱子以自慰王粲寡婦賦曰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坐側靈坐之側也　翰曰注同時曖曖愛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善曰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頽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亹亹以西墜曹植贈白馬王詩曰白日忽西匿　濟曰曖曖不明貌昏黄昏也杳杳遠貌匿藏也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五臣作栖而歛翼善曰秦嘉贈婦詩曰啾啾雞雀羣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雞歛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羣　良曰楹柱登上也雀夜宿於柱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以歎息善曰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詩傳曰衾被也裯單被也　銑曰館宅也自憐失其偶也

衾被幬帳也 思纏綿以瞀莫候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善曰張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思好庶蹈高蹤楚辭曰中瞀亂兮迷惑瞀莫遘切 向曰瞀亂迷惑也愴惻悲傷也曜靈曄五臣作驛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善曰楚辭曰耀靈曄而西征易乾鑿度孔子曰天有春秋冬夏之節故主四時古歷九秋篇曰寒暑推移 翰曰曜靈日也驛馳遄疾邁行也四節四時也運流也推移不停也天凝露而善作以降霜兮五臣無兮木葉落而殞枝善曰毛萇詩傳曰隕墜也 濟曰言秋時露凝而為降霜殞落也木葉落於枝仰神宇之寥寥兮五臣無兮字瞻靈衣之披披善曰曹植九詠曰葛蔓滋兮冐神宇廣雅曰寥深也空廊寥寥也楚辭曰靈衣兮披披 良曰神宇靈室也寥寥空也靈衣夫平生衣披披動貌退幽悲於

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善曰楚辭曰日暮黃昏嗟幽悲王粲神女賦曰登筵對兮倚牀垂　良曰幽深也隅角也牀靈座也垂邊也耳傾想於疇昔兮目髣髴乎平素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曹植任城王誄曰目想宮城心存平素　銑曰髣髴存念平生之形儀雖冥冥而罔覿兮五臣無兮字猶依依以憑附善曰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依依依依思戀之貌小雅曰憑依也　向曰罔無覿見猶以為可憑附也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措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大行厝置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翰曰遷神安措謂遷櫃歸葬也與生者異故云殊制也龍轜而儼以善作其字星駕兮飛旐兆

翩以啓路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轜於門側旐繽紛以飛揚禮記有龍輴鄭玄注曰龍輴畫轅為龍也說文曰轜喪車也音而毛詩曰星言夙駕禮記曰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設旐夏也然旐喪柩之旌也楚辭曰前飛廉以啓路濟曰儼端貌星駕早駕也旐引柩幡也翩飛貌謂先路而行輪按軌以徐進兮五臣無兮字馬悲鳴而踊顧善曰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余懷兮馬踡局顧而不行局與踊古字並通渠足切良曰軌跡也踊顧踡踊顧盼不前也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靡訴言無所告訴也銑曰潛靈幽潛不復還也殷深也靡訴無所告訴睎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善曰家語曰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不覩其人說文曰睎望也左氏傳樂祁

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向曰睎視也自視形影雖在几筵之前而魂魄精爽以馳入於丘墓也 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自銜恤而在疚履春冬之四節韓詩曰惸惸在疚鄭玄毛詩箋曰在憂病之中周易曰履霜堅冰至 翰曰在疚居喪也履霜踐冰經秋冬之節 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留而夙興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風蕭蕭而日勁雪翩翩以交零毛詩曰雨雪霏霏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王逸曰瀏風疾貌 濟曰驟數也瀏瀏風聲風早興起也 霤力救泠泠而善作以字夜下兮冰善作水字溓溓歛以微凝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霜淒淒而夜降水溓溓而晨結說文曰霤屋水流也又曰溓溓薄冰也力檢切 良曰雪夜消而霤于簷也泠泠霤聲溓溓薄冰貌言霤下及地復凝為冰 意忽怳況往以遷越

兮神一夕而九升善曰老子曰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楚辭曰惟逆路之遼遠魂一夕而九逝銑曰言意迷亂遷越不定其神一夕九度飛揚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善曰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逸書曰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向曰浸漸也以為時序漸遠哀情降歇而酸惻之懷日以甚也願假夢以通靈兮五臣無兮字目炯炯古迥而不寢善曰陳琳神女賦曰儀營魄於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楚辭曰夜炯炯而不寐炯公冷切翰曰假借也通靈通夫之神靈也炯炯目不閉而光也寢寐也憂思多故無寐也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氣憤薄五臣作懣而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毛詩曰秋日淒淒說文曰凜凜寒也丁儀妻寡

婦賦曰氣憤薄而交縈撫素枕而歔欷長笛賦曰泣血泫然交横而下　濟曰漫漫悠悠長貌淒淒凜凜冷貌憤懣鬱結也秉胸上胸也

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遒盡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緬其日永歲功忽其已成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毛萇詩傳曰遒終也廣雅曰遒忽也　良曰永長遒終也

容貌儡洛罪以頓悴兮左右淒其相慜

善曰鷤鴂賦曰容貌慘以顦顇丁儀妻寡婦賦曰顧顇貌之甁甁對左右而掩涕洞簫賦曰柒跖䠞愽儡頓顇說文儡敗也甁普㮆切　銑曰儡毀也頓悴憔悴也左右見我如此悽然相愍也

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

善曰毛詩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為殉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曰君侯宜引

決　向曰言我感此三賢且欲捐弃生命自死以從於咸**鞠稚子於懷抱兮嗟低徊而不忍**善曰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兮復亭史記曰楚懷王稚子蘭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毛萇曰鞠養也鄭玄曰腹懷抱也　翰曰稚子則謂孤女也顧此低徊復不忍棄此而死也嗟歎也**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殞**善曰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楚辭曰辭靈修而隕志　濟曰指日心誓歎以自明也其形雖存志已與咸俱亡**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善曰皇穹天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丁儀妻寡婦賦曰烏凌虛以徘徊　良曰穹天省察也女子幼稚未能識咸也　銑曰涉川無梁不可濟也凌

虛失翼不可飛也自踰喪耦難以為生

上瞻兮遺像下臨兮泉壤善曰象謂形像也以其已化故謂之遺也向曰遺象咸之形象

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心存目想　翰曰窈冥幽深也翳滅也

奉靈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善曰愬亦訴　濟曰靈坐虛座也愬向宇室也曠朗虛寂貌

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善曰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丁儀妻寡婦賦曰賤妾煢煢顧影為儔　良曰廓空也塊孤貌顧聽者欲一視聞咸之影響

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善曰國語聲子曰椒舉奔鄭緬然引領南望賈逵曰緬思邈也　濟曰緬邈長逝貌乖離也

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頹善曰

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古詩曰凜凜歲云暮說文曰頹墜也　向曰四節四時也

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善曰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　向曰被覆也夜分夜半也

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善曰楚辭曰倚閶闔而望兮　翰曰良人謂夫閶闔天門今以為室門蓋亦通信也

怛驚悟兮無聞超惝昌兩怳兄往兮慟懷善曰方言曰怛痛也莊子曰君慟然若有怳老子曰惚兮怳兮其中有象　良曰怛驚貌悟覺也慟者哀之極也

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善曰爾雅曰大陵曰阿　濟曰涉山阿望咸之墓

墓門兮肅肅修隴兮峨峨善曰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謂之墓秦晉之間或謂冢為壟　銑曰肅肅靜貌修長隴墳也峨峨

高貌孤鳥嚶嚶善無一嚶字兮悲鳴長松萋萋善無一萋字兮振柯向曰嚶鳥聲萋茂貌風來振其柯條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善曰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自傷賦曰雙淚下兮橫流毛詩曰涕泗滂沱　翰曰鬱結積聚也滂沱多貌蹈恭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他善曰班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佗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己之死信無佗心　良曰蹈履也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太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詩曰之死矢靡他之至矢誓靡無也言至死誓無他心自言守志而詠是詩餘華餘年

也吾君謂夫也言終當歸骨同於墓穴

恨賦

江文通 善曰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人也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禄大夫卒 翰曰同善注嘗謂古人遭時否塞有志不申而作是賦也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古蒿里歌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 向曰淹望見平原陵墓蔓延之草合拱之木縈遶人骸骨有如聚斂魂魄於是中也 人生到此天道寧論 翰曰人生至於此誰復論

其天道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善曰列女傳曰趙津吏女歌曰誅將加兮妾心驚　濟曰僕者淹自稱也恨人恨志不就也復念古人有如我恨而至死者將述之至如秦帝按劒諸侯西馳善曰說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毒始皇按劒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　良曰秦帝始皇也按劒而怒則六國諸侯西馳朝秦此言始皇強戚若此也削平天下同文共規善曰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銑曰規法也既平六國天下同文共法也華山為城紫淵為池善曰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因河為池上林賦曰紫淵經其北　向曰紫淵水名在西河遠取山水以為城池明壯大也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五臣作駕字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善曰鄭玄毛詩箋曰

方且也紀年曰周武王代紂東至九江叱鼋鼉以為梁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　翰曰吞一宇内心猶未已方將駕鼋鼉以為橋梁度西海而送日入也

一旦魂斷宮車晚出

善曰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不可知也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　濟曰一朝逝往魂神斷絕天子崩謂宮車晏駕晚出晏駕也志未蒲而身遠終不其恨邪

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

善曰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房陵思故鄉則為山木之謳聞者莫不隕涕高誘曰秦滅趙虜王遷徙漢中房陵山木之嘔歌曲也

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

善曰楚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人心動左氏傳曰昧旦丕顯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豔史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玉乘玉輅也　銑曰憂恚相積故心動神與豔

姬美女金輿王乘皆王者翫服於此喪別矣

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為怨難勝

善曰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子誰與為樂也　向曰膺胸也嘗為君王遷逐若此其恨固不可勝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

善曰漢書曰李陵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遂降孫卿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翰曰李陵與匈奴戰力窮不勝降匈奴是名之辱身之冤也

拔劍擊柱弔影慙魂

善曰漢書曰羣臣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曹子建表形影相弔晏子春秋曰君子獨寢不慙於魂　濟曰其心不平故拔劍擊柱朝行弔其影夜寐慙其魂以思已敗

情往上郡心留鴈門

善曰漢書有上郡鴈門郡並秦置　良曰上郡鴈門皆漢之塞也陵常思歸漢故心情存於此

裂帛繫書誓還

漢恩 善曰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蘇武等在某澤中李陵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銑曰裂帛為書繫以歸鴈誓將報舊恩

朝露溘至握手

何言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奄也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潘岳邢夫人詩曰臨命相決交腕握手 向曰溘奄也人如朝露豈可久也奄然至此握手何言陵圖報漢德終而不成為恨固已多也然此皆隨淹賦意而言事不如此且陵自降匈奴漢誅其族便怨於漢沒身匈奴中非有報恩之意按此乃淹文之誤矣

若夫明妃去時仰

天太息 善曰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 翰曰王昭君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獻漢元帝會匈奴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于後為閼晉文帝諱改為明妃

君者貴人通稱紫臺稍遠關山無極善曰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相和歌有度關山曲
濟曰紫臺宮也天子所居處明妃適單于故云稍遠極窮也搖風忽起白日西匿善曰
爾雅曰颻飄謂之飈颻音扶飄與搖同登樓賦曰白日忽其西匿潘岳寡婦賦曰日杳杳而西匿　良曰搖風
飄風也匿藏也隴鴈少飛岱雲寡色善曰漢書曰凡望雲氣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　銑
曰鴈南飛將盡明妃見而懷鄉仰視雲氣皆無色隴岱並山名望君王五臣作子兮何期終
蕪絕兮異域善曰鬻子曰君王欲緣五常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矣李陵書曰生為異域之人
向曰域國也蕪猶廢也明妃適異域望漢無期有以斯恨也至乃五臣作如字敬通見抵
丁禮罷歸田里善曰漢書曰高后怨趙堯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篡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

里漢書曰時多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問狀下者或
罷歸田里 翰曰馮衍字敬通漢明帝以敬通才過其
實抑而不用故閉關却掃塞門不仕 善曰司馬彪續漢
歸田里抵拒也 書曰趙壹閉門却
掃非德不交吳志曰張昭稱疾不朝孫權恨之土
塞其門 濟曰閉關塞門却掃家庭不出求仕 左對
孺人右 善無右字 顧 善有妻字 稚子 善曰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
夫人妻曰孺人潘安仁寡婦
賦曰顧稚子兮未識 良曰稚子嬰兒也 脫略公卿跌 徒結 宕 徒浪 文史 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脫易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簡也揚雄自叙
曰雄為人跌宕 銑曰脫略輕易跌宕放逸也 齎 子兮
志沒地長懷無已 善曰馮衍說陰就書曰懷抱不報齎
恨入冥鸚鵡賦曰眷西路而長懷毛
萇詩傳曰懷思也 向曰齎持也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
受抑之志死沒於地恨情無已

激揚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漢書谷永上疏曰賛命之臣靡不激揚翰曰嵇康為中散大夫為呂安事收下獄而戮之康神氣自若

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善曰嵇康與山巨源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曲又贈秀才詩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青霞奇意志意高也曹毗臨園賦曰青霞屯於前阿素籟流於森管漢書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於山椒奄修夜之不暘孔安國尚書傳曰暘明也音陽　濟曰濁醪濁酒修長暘明也琴酒康平生所服御者言康臨刑雲日為之蕭索無晶光負高奇之志入長夜而不明豈不恨歟已上恨者凡六人已下雜論其狀淹以為古今之情皆類於此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

風汨于筆起血下霑衿五臣作襟善曰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登樓賦曰涕橫墜而弗禁然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漢書匈奴乃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史記曰婁歌齊人也戍隴西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毛詩曰鼠思泣血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衿　良曰此皆易為恨者也孽子庶子也海上隴陰皆邊鄙也汨起風疾貌血下泣血也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善曰廣雅曰茹食也又曰湮沒也銷猶散也　銑曰酸鼻酸也銷落湮沈滅亡也言抱此酸歎至滅亡而不已故有餘恨若

迺五臣作乃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帀地歌吹四起善曰此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躍馬疊跡楚辭曰屯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山陽公載記曰賈謝鳴鼓雷震黃塵

蔽天李陵書曰邊聲四起向曰屯聚軌跡也四起四面起也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善曰煙斷火絕喻人之死也王充論衡曰人死也猶火之滅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慧濟曰去車騎歌吹之歡如煙火斷絕而葬骨於泉裏由是恨也已矣哉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已發端歎辭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善曰琴道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翰曰榮枯相侍也銑曰綺羅琴瑟既已歇絕而池館丘隴亦復何有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善曰論語孔子曰自古皆有死張奐與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善曰言黯然魂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則形斃今別而散明恨深也楚辭曰魂魄離散家語孔子曰黯然而黑　向曰黯然失色貌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善曰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為況也文子曰為絕國殊俗立諸侯以教誨之　良曰絕遠也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善曰言此二時別恨逾切䲶照東門行曰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　濟曰行者多以此時感物悽傷矣稱百言多也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善曰荊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書大傳帝唱曰卿雲爛兮體漫漫兮　銑曰恨為離

別覺風雲改於常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善曰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迴水以凝滯廣雅曰凝止也毛詩曰周道逶遲毛萇曰逶遲歷遠貌向曰凝滯逶遲少留貌將為水陸之別櫂五臣作棹容與而詎五臣作未前馬寒鳴而不息善曰楚辭曰檝齊揚以容與翰曰棹檝也容與不進貌皆惜別之意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善曰韋誕詩曰旨酒盈金觴清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表淑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楚辭曰涕潺湲兮霑軾濟曰掩覆也觴酒杯也以金為之瑟有柱以玉為之言行子覆杯捨瑟登車而去涕淚霑軾也居人愁臥怳兄往若有亡善曰鮑昭東門行曰居人掩閨臥莊子曰居惝然若有亡銑曰初別親友怳然若有所失日下壁而沈五臣作沉彩月上軒而

飛光善曰軒檻版也向曰落日下隱於壁升月上照於軒月之十五日夜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翰曰蘭至秋色紅也楸木名離羅也巡層善作曾楹而空掩撫錦幔而虛涼善曰掩掩涕也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南子在錦帷中廣雅曰帷幔帳也濟曰巡歷層高楹柱也歷高柱掩泣也錦幔錦帳也虛涼悲涼也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善曰說文曰蹢躅住足也蹢與躑同馳戟切躅馳錄切曹植悲命賦哀魂靈之飛揚良曰居人既涕泣相思則意知行子離夢躑躅不進別魂飛揚不安故別雖一緒事有乃善作萬族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族類也銑曰言多也至若龍馬銀五臣作金鞍朱軒繡軸善曰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為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云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

如流水馬如游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煒爚翠蓋空踟躕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子門客謂陳無宇曰君車衣文繡

帳飲東都送客金谷善曰漢書曰髙祖過沛帳飲三日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子廣為太傅公子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别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時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澗中向同善注

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善曰琴羽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徵揮角羽張晏甘泉賦注曰聲細不過羽漢武帝秋風辭曰簫鼓鳴兮發櫂歌古詩

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翰曰琴而奏羽聲與簫鼓雜陳燕趙美人清歌以和之覩別離之事亦為悲傷也

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善作抹聳淵魚之赤鱗善曰言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匏巴鼓瑟而六馬仰秣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子野揮而玄鶴鳴 濟曰盛飾伎樂暮秋之月珠玉照之生光色也上春之時綺羅對之增容姿也 良曰伯牙彈琴潭魚出聽匏巴鼓瑟駟馬仰秣皆聽樂之所致也鱗亦魚也

造分手而銜涕感善作感字寂寞而傷神善曰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闉呂氏春秋曰聖人不以感私傷神 銑曰造至也雖樂聲之妙宴緒之樂至於分手為別皆銜涕傷神

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善曰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奇材劍客也又曰

郭解以軀藉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 向曰感恩報仇之志 韓國趙厠吳宮燕市 善曰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告聶政而言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拔劍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厠欲刺襄子故言趙厠又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既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又曰荊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後荊軻為燕太子丹獻燕地圖圖窮匕首見因以匕首揕秦王 向同善注 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 五臣作刎音問 血相視 善曰史記曰令太子請辭訣矣鄭玄毛詩箋曰往矣決別之辭訣與決音義同廣雅曰抆抵也毛詩曰鼠思泣血抆

武粉切濟曰謂別父母去鄉里也良曰刎拭也言泣血為別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善曰史記曰荊軻遂發就車不顧銑曰志士專一去不反顧但見馬行塵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善曰言銜感恩遇故効命於一劍非買價於泉壤之中也尉僚子吳起曰一劍之任非將軍也向曰以劍刺人而自死者此感國士之義豈求價於黃泉哉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善曰燕丹太子曰荊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既鼓鍾並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破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久之莫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韓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曰非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

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翰同善注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 善曰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曰有障徼曰邊郡羽獵賦曰蒙楯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　濟曰箭有羽從軍負之於背而行

遼水無極鴈山參雲 善曰水經曰遼山在玄菟高句麗縣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鴈山鴈出其間孟子注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謝承後漢書劉詡曰程夫人富貴參雲　良曰無極言廣深也參雲言其高也

閨中風暖陌上草薰 善曰薰香氣也　銑曰謂春時也閨房陌路薰香也

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熅 因 善曰楚辭曰經堂入奥朱塵筵王逸曰朱畫承塵也楚辭曰芳菲菲兮襲人易通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此正氣也　向曰曜景

曜光景也騰文依於草樹騰其文章　翰曰朱塵朱蓮
塵也青氣薰爐中香青烟也言日景鏡照閨中華蓮草
薰襲香代爐中香氣也　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
照爛明貌烟熅香氣
羅裙　善曰言當盛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左傳趙盾曰
括君姬氏之愛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
公女也　濟曰桃李喻夫　至如一去　善作赴字　絕國詎相見
妻也霑裙涕淚霑於裙也
期　善曰琴道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為一揮
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國
良曰絕遠　視喬木兮故里訣北梁兮永辭　善曰王充論
詎無也　衡曰睹喬木
知舊都孟子曰故國者非為有喬木有世臣也楚辭曰
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永辭　銑曰故里有喬木
故視而識之北梁分　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　善曰蘇
別之地訣別永長也　武詩曰

淚為生別滋向曰滋多也可班荊兮增恨惟樽酒兮叙悲善曰左氏傳曰楚伍舉將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翰曰班布也贈猶展也於路側折荊布地生而置酒以展叙別離之恨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善曰毛詩曰居河之湄爾雅曰水草交曰湄濟曰湄際也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善曰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有河陽縣淄或為塞良曰淄右河陽二地名婦人自稱曰妾謂夫曰君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善曰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翶將翔佩玉瓊琚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香薰黼帳周垂銑曰言新婚也晨照謂晨興佩光照曜君結綬兮

千里惜瑶草之徒芳善曰結綬將仕也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語曰蕭朱綬結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寔曰靈芝山海經曰姑瑶之山帝女死馬名曰女尸化為䔄草其葉胥成其花黄其實如兎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瑶與䔄並皆逸然䔄與瑶同向曰結綬從宦也瑶草香草以自喻也言君去千里徒為芬芳慙幽閨五臣作宮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黄善曰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竹布何以報之流黄素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黄也翰曰幽深宮室也琴瑟不張故慙馬流黄素名言愁多視之不識春宮五臣作閨閟此青苔色秋帳含兹明月光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善曰毛萇詩傳曰閟閉也班婕好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玉階苔劉休玄擬古詩曰維

帳延秋月張儼席賦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夏侯湛釭燈賦曰秋日既逝冬夜悠長 濟曰言四時相思也閟閉也不暮言其日長也釭凝謂燈明也

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

善曰織錦迴文詩序曰竇滔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更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 良曰織錦為迴文詩使成章句以寄於夫思念別離故泣盡影傷也

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

善無此二句

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

善曰方言曰寂安靜也南越志曰長沙郡劉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不顧不顧於世也鍊金鼎鍊金為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惟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鼎中史記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下迎黃帝也方堅其志方

堅也　銑曰丹竈練丹竈也不顧不歸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上迎黃帝方堅力爲之無退歸之意

駕鶴上漢驂鸞騰天　善曰張僧鑒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也　向曰御鸞鶴而升天漢

蹔游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　善曰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意此未久已二千年矣說文曰謝辭也　翰曰主人之平生游處謝別也依然不能無情

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　善曰毛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濟同善注

桑中衛女

五臣作艷上宮陳娥善曰衛陳二國名也毛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　良曰美貌曰娥美色曰艷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善曰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銑曰送君送夫也南浦送別之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善曰陸雲芙蓉詩曰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遯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月以自照目達幽冥　向曰露垂於草其狀如珠夏禹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月言秋月類之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善曰千名言多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善曰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胸憤盈　翰曰盈多也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

善曰亦互文也左氏傳衛太子禱曰無折骨　濟曰言别離之所致雖淵雲之墨妙皆善無皆字嚴樂之筆精善曰淵王褒也雲揚雄也漢書曰嚴安臨淄人也徐樂燕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為郎中　良曰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嚴安徐樂皆文章之士故云墨妙筆精也金閨善作門字之諸彥蘭臺之羣英善曰史記曰金門宦者署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方朔云公孫弘等待詔金馬門是也蘭臺臺名傅毅班固等為蘭臺令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並徵蘭臺之令官文雄會聚　銑曰英彥皆美士賦有淩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淩雲之氣七略曰鄒赫子齊人也齊人為諺曰雕龍赫言掞修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故曰彫龍赫　向曰司馬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曰飃飃有凌雲之氣鄒

𦵏子修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而成龍文二人皆有此聲稱也 詎善作誰 能摹暫作蹔 五臣

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翰曰雖此數賢之才不能摹寫別離情狀者言苦危之志不可述也

文選卷十六